

金星獎章獲得者
任國棟

田 流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用通俗生動的筆調介紹一個縣委書記如何運用了走羣衆路線的工作方法，找出了土地的潛在生產力，創造出適合於當地環境的新耕作法，並貫徹推廣到全縣，因而達到了全縣空前的豐收，得到了「豐產縣」的光榮稱號，他自己也得到了金星獎章。他不但找到了在現在條件下如何迅速提高我國農業生產的途徑，而且給廣大幹部提供了領導大規模農業建設的一個良好的方法。

豐產縣和金星獎章

肇源縣^①的農民，在去年夏天以前，總願意談論一九五〇年的收成。「那年要風來風，缺水落雨，真是風調雨順。」農民們說：「簡直沒見過那樣的好收成，每垧地收穫四石九斗^②。記事以來，沒經過打這麼多糧食。」可是，現在，肇源縣的農民却說：「一九五〇年算啥，這才叫收成呢，糧食都沒處盛了。」一九五二年，肇源縣得到了空前的豐收。全部土地的平均產量，是每垧七石五斗。「話又說回來了。」農民們惋惜地說：「要是碰上一九五〇年那樣雨水調和的年頭，別說七石五，怕十石也不饒它呢？」

① 肇源縣已改稱郭爾羅斯後旗，因各地讀者對「肇源」已很熟悉，所以這裏還是用了舊的名字。

② 東北的「石」，每石約合三市石多些；高粱、大豆、麥子、穀子等每石平均重四百五十斤。

一九五二年肇源縣的莊稼，遭了很多折磨，農業生產是在七災八難的情況下進行的。春天鬧風災，八千多垧地有的被砂子蓋起多厚，種子出不來；有的出苗了，又被大風摔死在地上。夏天，苗子正需要水分的時候，來了個全縣大酷旱。輕的地方二、三十天不下雨，重的地方連旱五十七天。許多莊稼都旱壞了。一陣小風，也能把乾枯了的葉子，吹得簌簌地落下來。初秋，眼看莊稼就要到家了，一場傾盆大雨，松花江水溢出河堤，莊稼又遭了水災。地裏積滿了水，高粱地裏能捉到一、二斤的大魚。一萬四千垧地不用說打糧食，連稻稈也沒回家。有更多的土地，都不同程度地減產了。

但是，一九五二年肇源縣豐收了，空前的豐收了。如果除去一萬四千垧顆粒未收的土地，全縣收穫面積是九萬三千七百零一垧。每垧產糧三千四百三十六點五斤。大大地超過了豐產的一九五〇年。比一九五一年竟增產百分之九十二點九，差不多快增產一倍了。因此，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特授予它「豐產縣」的光榮稱號。

這是怎樣獲得的呢？

中國共產黨肇源縣委員會書記任國棟同志創造了適合本地情況的耕作方法。就是因為這個耕作方法，使肇源縣獲得了空前的大豐收。得到了「豐產縣」的光榮稱號。任國棟同志也成為「愛國豐產模範工作者」，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頒發的愛國豐產金星獎章。

任國棟同志怎樣創造了這個耕作法？為什麼別的地方不能創造出來，他能創造出來？這位縣委書記是怎樣工作的呢？

他這樣對待黨的任務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個冰凍的日子裏，我去訪問任國棟同志。我到縣委會時，他正和宣傳部長談論一九五三年的愛國豐產運動問題。

「就拿永發村農民李景春說吧，」他繼續他的談話：「一九五二年，他創造了一垧地收三十一石的記錄。一九五三年他能保持這個產量嗎？能再提高些

嗎？」

任國棟說話的姿態，像他在屋裏來回踱步一樣的緩慢、平靜，好像隨時都準備停下來，傾聽別人的意見。而且他真的停下來，傾聽宣傳部長的意見了。

我想起幾天前在省城時，中共黑龍江省委給我介紹情況時對他的評語：任國棟同志工作踏實、深入，善於發現問題、鑽研問題……。

「不一定？對啦，問題就在這裏。」他同意宣傳部長的意見：「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它一定。」任國棟同志特別加重「一定」兩個字：「一定要使高產量的繼續提高，低產量的迅速趕上去。這是一九五三年我們領導農業生產的基本任務。」

當廣大農民正在歡慶豐收，以從未有過的熱情投入冬季生產，以最大的興奮和決心準備來年實行新耕作法時；當東北各省農民、幹部，成百成千地來肇源縣學習新耕作法，參觀豐產縣的工作的時候；當各地報紙上一次又一次宣傳、表揚肇源縣在農業生產戰綫上這一偉大勝利的時候，任國棟同志已經處心積慮地籌劃着一九五三年的生產了。

「他就是這樣。」事後，宣傳部長石凱令同志向我說：「幹部們被工作困難苦惱着的時候，他總是笑嘻嘻地說：這也是有條件、那也是有條件；幹部們都覺得對工作滿有把握、滿有信心時候，他又提出：會遇到這個阻礙、那個困難，使人一點也不敢大意，一時也不敢鬆勁。」

一九五二年春耕開始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四月十日，附近各縣的許多農村中，還靜悄悄的沒有動靜，肇源縣的春耕工作已經進行得很熱鬧了；春麥播種工作已經完成；大田的糞肥已經送到地裏；在黨對農民進行新舊道路教育的基礎上，全縣互助合作運動迅速地發展起來。規模上空前擴大，質量上日益提高，還出現了三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高崗同志「每垧增產五斗糧食」的號召，已經訂在每個村莊、每個互助組的愛國增產計劃上——各種工作都在順利進行中，甚至可以說是「勝利開展中」。

可是，這時候的任國棟同志，却在鑽研一個問題，而且思索好久了。

一天夜裏，天氣已經很晚，任國棟同志還在房子裏來回踱着——這是他的

習慣，腦筋裏有個問題解決不了時，他常常這樣走呀走的沉思默想。他的愛人——縣委組織部幹事趙鋒同志實在忍不住了，第五次催他休息。他停下來，突如其來地問道：「怎樣才算完成黨的任務呢？」

「就是實現黨的要求唄！」趙鋒同志確切、明朗地回答：「比方黨號召每垧地增產五斗糧食，到秋天真多打了五斗，就是完成了黨的任務唄。」

「正是我們這樣對待黨的任務，才使我們的工作總是這般平靜地進行着。」任國棟同志說：「如果高崗同志號召增產三斗，我們的增產計劃會不會一律訂三斗？要是他號召八斗，情形又怎樣？」

趙鋒同志沒有回答，可是心裏却承認道：「那也準是三斗、八斗。」

「可見有時實現了黨的要求，並不是真正完成了黨的任務。」任國棟同志把「有時」「真正」四個字強調到使趙鋒驚訝的程度，並繼續說下去：「把工作作到我們能夠作到的最好程度，才是真正完成黨的任務。」

幾天後，任國棟同志把這個問題，向區委書記聯席會提出來。他說一九五

○年肇源縣的農業生產，已經超過解放前的水平。恢復階段已經過去，今後是發展了。「恢復還有個過去的標準，發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誰也不能給我們訂下個標準。」他說：「高崗同志的號召是把土壤壞、工作基礎較弱的地區包括在內的。我們不是這樣的地區。我們的增產任務不應該是五斗，而是一石、兩石，也許還要更多。」

會議結束時，區委書記們同意任國棟同志的意見：重新修訂和提高愛國增產計劃，爭取更大的豐收。

就這樣頂住了

孟克里村是全縣工作最好的村莊。黨的基础強，羣衆覺悟高，全村農民都參加了互助組。在全縣有名的模範黨員、模範幹部——支部書記孫景雲同志領導下，歷年來工作的好，好幾次被選爲全縣的模範村。因此，縣委把它選爲重點村，派了一個工作組，專門幫助和領導孟克里村的豐產運動。

爲了把孟克里村的豐產運動作出個樣子，推動全縣的愛國豐產運動，村支部在工作組的幫助下，向羣衆進行了一系列的宣傳教育工作。三月末，全村農民對愛國增產與國家建設的關係、愛國豐產與改善自己生活的關係，以及農村經濟發展方向等等問題，都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可以說已經作到「深入人心，家喻戶曉」了。羣衆的生產情緒很高，根據這種情況，支部便把自己的工作，轉入具體的組織工作——領導羣衆訂愛國增產計劃。

問題就出在訂增產計劃上了。

各組訂的計劃，都比一九五一年增產五、六斗。可是一九五一年是歉收年，全縣平均每垧地只收四石多一點。孟克里村工作好，每垧也只收了六石二斗。加上增產的五、六斗，還趕不上一九五〇年本村每垧八石四斗的平均產量。

這樣個好村莊都這樣，全縣的豐產運動怎麼能搞得好呢？縣委工作組和支部遵照縣委的指示，再次動員羣衆提高增產計劃、修改增產計劃。

「計劃好訂，能實現才算啦！」上年歲的老年農民說：「種在地上，收在天

上。老天爺不下雨，訂的計劃再高也白搭。」更多的農民則說：「咱村這地，收個六、七石頂折腰啦。」因為支部領導重新修訂計劃的工作作得急了一些，使得一些人從根本上懷疑起訂計劃這回事了。他們說：「指兒不養娘，指地不打糧，計算出來的孩子不好養活。」——支部一看不對頭，立刻改變工作方法：用本村的事實向羣衆宣傳增產的可能性。一九五一年，本村農民陸廷斌、孫景山的穀子和高粱，一垧地都收了十七石。支部就宣傳他們的事。可是羣衆聽了以後，却說道：

「咱村這麼多人家，只他三、二家，不知怎麼碰上啦！」

「要不，就是他們的土地畝數大，兩垧說一垧。」

支部便說，不是他們的土地畝數大，更不是運氣好，是人家的地養種得細緻。羣衆一聽更煩了。說：「三年前你們就深耕細作呀，多鑲多踰呀，多上糞呀！也不嫌絮煩地慌。咱村誰家不是這樣作的？怎麼沒打這些糧食？」

各種工作都作到啦，還是不能提高增產計劃。支部和工作組共同開了好幾

次會，檢查自己的工作，研究改進的辦法。討論的結果，決定先「突破一點」，再推動全村修訂增產計劃的工作。支部選擇傅寶山互助組作「典型示範」。這個組是村裏的模範組。組員們不是黨員和團員，就是積極分子，支部書記孫景雲也在這個組裏。在幹部們親自幫助下，傅寶山組經過醞釀、討論、黨員帶頭，果然工作進行得很順利，訂出了每垧產糧十八石的增產計劃。支部和縣委工作組研究後，認為這是個「成功的經驗」，便在三個基礎較好的互助組裏推廣。支部書記孫景雲同志親自在李貴互助組裏幫助修訂愛國增產計劃。他講清楚愛國豐產的意義後，便號召大家向傅寶山組學習。但李貴互助組組員們不說學習，也不說不學習，只是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誰也不吱聲。最後，支部書記事先佈置好的積極分子袁景山起「模範作用」，硬着頭皮吭吭吃吃地說：「我計劃種半垧穀子，打八石五，一垧高粱收十四石……」還沒等他說完，組員們就吵吵起來了。李煥章說：「你那地多咎打過這麼多糧食？淨瞞天海地瞎說！」有人說：「吹牛不下本錢，越往大裏吹越帶勁！」還有的諷刺道：「用鷄蛋殼量，許

能打那麼多石(蛋)。」會議算亂了，七嘴八舌，說什麼的都有。支部書記急啦，把羣衆的「保守思想」，大大地「吹」了一頓，才算把這個亂勁壓下去。整整鬧了半宿，才勉強把計劃訂出來。

別的組比這還難——不管怎麼樣吧，反正增產計劃是修訂了、提高了。全村二十三個互助組，都先後訂出每畝十五、六石的增產計劃。支部根據各組計劃，訂出全村每畝平均十六石四斗的增產計劃。

計劃剛公佈，閒話就傳出來了；幹部在前面走，人們在後面說：「幹部嘴大，說啥是啥。」因為幹部們硬要羣衆往高裏訂計劃，引起了不少人的猜疑。有人害怕到秋後政府就按着這個增產計劃徵公糧，便埋怨說：「幹部光圖在上級面前落好名譽，拿咱老百姓送禮！」更多的農民是相信政府的政策的，倒不耽心會多繳公糧，可是他們不相信能收這麼多糧食。常常氣憤地說：「秋後打了這些糧食，要幹部包出來。」

這一訂計劃，高漲着的生產情緒，反倒低落下去了。本來，送糞運土整地

的挺多；現在，一個也看不見了。支部委員們都很着急。召集羣衆大會進行宣傳，但羣衆連開會也不來了。人們說：「反正是那一套，春耕夏鋤秋收割，到了冬天繳公糧，有啥聽頭。」

全縣工作最好的村莊尚且如此，其他的村莊更是這樣啦。肇源縣的愛國豐產運動就這樣頂住了。

關鍵在哪裏

這種情況，很快就反映到縣委會，反映到縣委書記任國棟同志面前了。區委會來的報告說：「羣衆有濃厚的保守思想，修訂增產計劃遇到很大困難。」到各區檢查工作的縣幹部則報告說：「區、村幹部工作作風一般化，農民有保守思想，修訂增產計劃工作，無顯著成績。」

縣委會舉行專門會議，研究這個問題。

「農民願不願意多打糧食？當然願意。可是農民爲什麼反對提高增產計

謝呢？」任國棟同志分析道：「不知道怎樣才能增產那麼多糧食啊！」

「幹部作風一般化，農民有保守思想，這是事實。可是幹部為什麼工作一般化，農民為什麼有保守思想呢？」任國棟同志在會議結束時這樣作結論：

「是他們不知道怎樣才能增產更多的糧食，不知怎樣領導生產呀。關鍵問題是給農民增產的辦法，給幹部領導生產的方法。」

問題是提出來了，但怎樣解決呢？

爲這件事，任國棟同志爲難了好多天——豈止好多天，很久以前，他就想解決這個問題了。

還在一九五一年秋天，本縣農民方純志，創造了一畝穀子產三十多石的紀錄。任國棟當時就派了農業技術員石鳳鳴去調查、研究這個經驗，以便在全縣推廣。可是，石鳳鳴的調查報告說：方純志的豐產經驗是：一、鋤地多；二、上糞多；……——這些「經驗」，都是三年前上級早已提出來的結論，現在又把它當作「經驗」，回到老路上去了。但，這能怪石鳳鳴嗎？他三、四年來

就是縣的模範幹部，工作努力，不怕吃苦，有病還堅持工作。只是因為參加革命時間短，缺乏工作經驗，工作方法少——這不是他的過錯，是領導者的責任啊。當時，任國棟曾想繼續解決這個問題，可是「整黨」、「三反」、「購糧」，接二連三地來了許多新任務，一忙，就忙過去了。現在，事情再也不能不解決了；可是怎樣解決呢？告訴農民提高產量的方法，給幹部領導生產的方法，但這方法在哪裏呢？是什麼呢？

「我自己沒有這些，」任國棟同志回憶起春耕開始時期的情形說：「我的最好方法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到羣衆中去。」

「丟掉了十一萬八千匹馬」

爲着解決愛國豐產運動中這個關鍵問題——給農民提高生產的辦法，給幹部領導生產的辦法，四月二十日，肇源縣委們按照事先的分工，分頭到各區、村檢查春耕工作。

任國棟同志到七區四合屯去。

四合屯是全國著名農業勞動模範王振堂的家鄉。幾年來農業生產有很大的發展。一九五二年，在王振堂的領導下，又成立起包括全屯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你可來啦，我們正爲難呢。」任國棟同志剛到四合屯，支部書記于長江便如釋重負地向他說。隨後，又抱歉似地介紹村裏的情況道：「合作社的幹部已經擬出一個每垧產糧八石三的計劃，因爲怕羣衆反對，還沒有向社員公佈。」

「你們自己對這個計劃有信心實現麼？」

「聽說去年方純志一垧穀子打三十多石，」于長江迴避着正面回答任國棟提出的問題：「他是怎麼整的呢？」

兩個人窘住了——現在，任國棟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說：「那時我真着急，于長江提出的問題，就是全體農民向領導上提出的問題。可是，我們却拿不出辦法來。」